葉海地與拉飛・邵馬

活出祖靈的恩寵

文、圖／鄭芳和

「海啊，你在說什麼？」
「是永恆的的疑問，」
「天啊，你要回答我什麼？」
「是永恆沉默。」
—泰戈爾《漂鳥集》

葉海地 〈溯土裝置藝術〉 西元 2020 年 3.5x3.5M

連結臺東長濱與蘭嶼之間的海洋之夢的「孤島夢夢」結合木雕、繪畫與影像及傳統原住民文物，回溯南島祖先與海洋連結的秘戀。

拉飛．邵馬 (Lafin Sawmah) 以長度 5 公尺直徑 1 公尺的苦楝原木，打造一艘阿美族獨木舟〈循路〉(西元 2020 年)，木雕中自然裸露的蜿蜒紋理，有如南島語族以臺灣為基地，向太平洋中的各島嶼遷移的路徑，是海上島嶼與島嶼之間的鏈結軌跡，象徵著藝術家依循內心的召喚，打開一條南島語族航向新領地、新境界與海連結的心靈儀式。

素樸、野燒的溯土

東岸最美的一條蜿蜒於海岸山脈的公路—197 號縣道上的池上農會穀倉，進駐了一件大型裝置藝術〈溯土〉(西元 2020 年)，層層苧麻線垂墜而下如簾瀑，上面繫著大小不一 700 片紅棕色的手捏陶土，拼組成一個大圓，有如懸浮海上的太陽。當縱谷的風揚起，陶片輕輕撞擊，風吹陶動，發出清脆悅耳的聲音，猶如海上的漂鳥穿越太陽，輕聲低唱，而大海以善於聆聽的

沉默，欣喜相和。

融合聽覺、視覺與池上稻香、油菜花香的〈溯土〉，不強調精緻的文明，而是一件來自大地，蘊含大自然的芬芳與舊穀倉的歷史記憶的素樸、大氣之作。

西元 1978 年出生於香港的加拿大籍藝術家葉海地（Heidi Yip），採擷地上各處不同的泥土，從搗土到煉土，從捏塑到素燒，一片片順著掌心弧度捏塑成形如貝殼般的陶片，融鑄了人的情感溫度與野燒的熱度。那素燒的泥土，像極了地上的「燒田」，當熊熊烈火將收割後留下的稻稈燒成灰後，留下一塊塊焦黑，沉默無言，黑褐色的粗糙土塊，是花東縱谷的土地，原始裸露的粗獷生命力。烈火野燒的陶，也燒出她內在光芒。

以一位異鄉人的視域，葉海地似乎以〈溯土〉重塑阿美族人的「集體記憶」，那是在文明的現代化進程中，幾乎被遺忘的阿美族燒陶傳統，她從阿美族製陶師傅習得燒陶技藝，再轉化為裝置藝術。

阿美族婦女製陶的歷史記憶，透過藝術，化為空間場域，使〈溯土〉在舊穀倉中散發著古老、野樸的靈魅氛圍，作品的存在，彷彿是一個慶典儀式的部落圖騰，呼喚著千年魂魄的歸返。

奇妙的是一位生長在文明世界，10 歲由香港移居加拿大的女子，高中進入藝術學校主修繪畫與攝影並設計服裝，之後在安大略藝術設計學院主修繪畫，又遊學義大利，畢業後在紐約工作，最終卻棲息於臺灣東海岸，生命中兩個不同世界的猛烈撞擊，讓她的畫盈滿神秘的野性溫柔。是何等的因緣，使熱愛旅行的她終於不再浪漫憧憬於遊牧四方，卻偏執愛戀東海岸，竟至擇居長濱的阿美族部落？

從追逐外在到反觀內在，葉海地的〈溯土〉似乎是藉由創作，尋溯她生命根源的一場內在尋根行旅。而那隱約的脈絡，從她早年穿梭遊走在世界各地的原始部落已現端倪，直至接觸到東海岸，她有如墜入情網，沈潛於她內在的原始激情，被撩撥而起，從此纏綿。

在東海岸墜入情網

她的確在東海岸墜入情網，來自一場意外的邂逅，而愛是最大的奧秘。對於她抉擇留在心中的秘境，她直言：「不是我選擇要留在這裡，是這片土地選擇了我，把我留在這裡。」從 18 歲第一次當背包客的葉海地，足跡已走過非洲、歐洲、亞洲、美洲。西元 2006 年左右，她由紐約飛抵臺灣，第一次接觸臺東，就被東海岸那廣大無垠的蔚藍大海瞬間擄獲，那美到心坎的魅惑讓她直覺想留下來，就像她十分喜愛侯孝賢與楊德昌導演的電影，她可以由紐約直奔九份，去感受電影中的風景與人文

葉海地 〈呼喚 Mana〉 西元 2012 年 116x80cm 壓克力、礦物彩

之美。

回到紐約後，她對東海岸的情牽意動已久久無法平息，她想方設法欲留在臺東，或許是原住民的祖靈聽到她對海的呼喚，為她開啓一扇窗口，讓她得以以藝術家的身分在花蓮的港口部落駐足二個月。

泰戈爾說：「我們熱愛這個世界時，才真正活在這個世界上。」葉海地死心塌地愛戀著東海岸，她跟隨著阿美族部落的婦女，上山採野菜，下海採海菜、海膽，真實地活在每個當下，她持續數年由紐約飛回臺東參加藝術營。她觀看臺灣的視域逐漸深入，不只看風景，甚且融入部落的大自然潮汐，她更由衷地讚嘆必須向東海

❶ 拉飛．邵馬 〈循路〉 西元 2020 年 木雕
❷ 葉海地 〈純白之島〉 西元 2019 年 61x163cm 壓克力、礦物彩

岸這片美麗淨土多加學習。

身為歐美的都會人，葉海地幾次融入部落生活後，她深深地感受到在資本主義化社會失落許久的東西，反而仍藏在原住民部落的簡樸生活中。喜歡游泳的葉海地在東海岸彷彿如魚得水，既可採集又可潛入水中與藍天大海相依偎，她的日子快活又充實，這一切的親身體驗，逐步喚醒她

在都會被禁錮許久的美感意識，正引發她全新創造的能量，她的靈魂正要燃燒。

臺東已然成為葉海地的原始伊甸園，她邁向臺東的步履越來越輕快，那是一種渴望自由與重生，風日灑然的好心情。熱愛藝術又喜愛臺灣的風土人文之美的葉海地，索性重溫學生生活，西元 2009 年在臺北藝術大學（北藝大）就讀研究所，主修油畫，又修習陶藝與膠彩，她既可就近親炙東海岸，又可在己文化與異文化之間涵融自己的文化藝術底蘊，豐富自身的文化想像，無形中為她日後的藝術創作澆注一泓活水。

相遇不是偶然，是有意義的巧合

駐足東海岸的生命之河愈久，那強烈熾熱的情感愈發淘洗她在文明大都會習染的雜音。人世間充滿各種奇妙的因緣，冥冥之中，似乎吸引了另一股清音與她靠近。

她在北藝大就學時，適逢港口部落的藝術家季拉黑子，受學校邀請在關渡美術館舉辦「Fali-yos 颱風」個展，那是季拉黑子一項大型的裝置藝術展，以漂流木及揀拾來自印尼、菲律賓、臺灣等南島民族漂流海邊的三千隻拖鞋為主體，沈思颱風與族群、生態、文化的生死共生關係。布展期間，她前去探訪她在港口部落時認識的阿美族漂流木雕刻之父—季拉黑子 (Rahic. Talif)，卻邂逅了一位身型高大，五官深邃，黝黑俊秀，擔任季拉黑子助手的阿美族男子拉飛．邵馬，他們的相遇與其說是偶然，不如說有意義的巧合，是相似的生命氣質的相互吸引。

拉飛前一年 (西元 2009 年) 才從都會返鄉，他厭倦在紅塵俗世從事燈光、舞台硬體工作，嚮往大洋的他，初起時與部落的老人學習放網抓魚，他正摸索著人生的走向，卻在漂流木中找到自己的命運。他向季拉黑子、希巨 ． 蘇飛 (Siki·Sufin) 和阿水 (陳正瑞) 等資深漂流木藝術家，學習木雕技術，從此他的創作熱情不曾止歇，他覺得在自己的家鄉找到心靈的悸動，喚醒他悠悠沈睡的創作欲。

歸返自然，靈魂壯遊

葉海地與拉飛兩人都想歸返自然，在東海岸揮灑才情，他們相遇的時間，恰恰是時候，兩人終於攜手讓靈魂壯遊。他們在濱臨太平洋的八嗡嗡海岸，創立 Laboratory 實驗平台，從入門就開門見「海」，直視太平洋，讓人的心胸向遼的海洋世界敞開。室內陳列著他們倆的藝術作品或木雕家具與陶藝、織品等文創產品。陣陣海風混融著咖啡飄香，散溢著男女主人美善的初心。

原先他們經營的空間是在都蘭糖廠，在那觀光客群集的商業區，他們別具匠心製作的產品，十分暢銷，但他們卻失去創

作的樂趣，有違他們織夢的初衷。在夢想與現實之間，他們決定放下，另闢藝術性濃厚的空間，讓天真的心取代他們害怕的世故。

一向生活在國際大都會的葉海地，忽然落腳在一個生活機能不甚方便的邊陲鄉間，她也曾擔心自己能否適應，慢慢地她發現不方便反能激活新的創意，在生活中她不斷地向左鄰右舍的部落長老學習，常常親身動手製作許多物件，激發生活的靈思。

而葉海地又是如何在長濱過她的每一天呢？西元 2019 年臺灣文博會的「臺東館」充滿海鹽風味稻草香，12 位生活於海岸線的原住民或新住民，採集他們生活中的物件，舉行「臺東的一天」展覽，呈現生活的美學與智慧，應邀參展的葉海地，展出阿美族大籐籃、鞋子、漁網、速寫本、貝殼、小陶杯、小畫作及一束白鼠尾草等等物件。

她每天生活在自己的步調中，在送完小孩上學後便揹起籐籃在市集採買新鮮蔬菜或海產，也會拿著小漁網在潮間帶撈撿螺貝、螃蟹，有時興來就地速寫記下海邊的所見所感，再發展成畫，而貝殼研磨出的貝灰是她新開發的創作顏料。有時她以手捏塑陶土創作陶藝，而那一束燃起白煙的白鼠尾草是她靜心、冥想所用，她的一天過得十分充實，比起都會的藝術家，與大自然共生，與部落共存，使她更保有難得的素樸本性。尤其是燃白鼠草的習慣，是葉海地在加拿大讀大學時，一位她要好的印地安朋友介紹她使用，一直持續至今，每天她起床後進入工作室創作前與入睡前，都會燃煙淨化自己的心靈，聆聽內在的聲音。

呼喚 Mana，魔幻寫實

素面素心過生活的葉海地，西元 2012 年贏得臺東美術館主辦的南島國際美術獎「特別獎」。作品〈呼喚 Mana〉猶如洞中觀景，洋溢著別有洞天的奇趣。奇幻的洞外有天的造型與瑰麗和諧的色彩，充滿南國薰風的魔幻魅力。家在長濱的葉海地，畫中奇幻的景緻，又如從長濱的八仙洞史前遺址，那些被海浪侵蝕的天然海蝕洞穴望出去，海上升起一座如真如幻的仙島。她似乎形塑出百萬年前的洞穴奇觀，為考古學上的遺址增添了許多神秘色彩。而「Mana」是南島民族稱呼「祖靈」的共同語言。南島意指居住於南太平洋及印度洋各島嶼的族群，分布北起臺灣，東達復活島（Easter Island），西到馬達加斯加島 (Madagasikara)，南抵紐西蘭 (New Zealand)。

常在海邊觀察礁岩，且在潮間帶採集海菜的葉海地認為 Mana 在滿月的東海岸，會化身為奇特的礁岩呼喚著岩石上蝕刻的

葉海地 〈葉之獸〉 西元 2018 年 130x193cm 壓克力、礦物彩

葉海地 〈做一個朝聖者〉 西元 2020 年 112x163cm 壓克力、礦物彩

拉飛．邵馬 〈拾火〉 西元 2020 年 木雕 4x3.5M

紋樣和潮間帶的珊瑚。她以奇譎的想像力將阿美族包容、尊敬大自然的南島精神，融入畫中，營造出渾然天成的意境。那意境彷彿以虛映實，虛實相生，既魔幻又寫實，是她個人身心沈浸於東海岸的靈魂意識，所編織出的如夢如真的情境，好似為觀者描繪出一幅無污染、純淨、靜謐，令人神往的仙山夢土，又如實存在。而展露的正是葉海地畫如其人，如童稚般的純真心境。

抒情的魔幻美，在藍綠色調中猶似透顯著透明亮潔的光采，〈呼喚 Mana〉如此淨美的畫作，沒有當代藝術要關心社會反應時代，探討族群或性別等當代議題，她的作品不為誰發聲，只為東海岸這片純淨的山水發聲，只因 Mana 祖靈要告訴後代「當享用這片豐饒土地的同時，也必當尊敬這片土地。」

葉海地與 Mana 祖靈心領神會的訊息交通，讓她的創作在真實與想像中穿梭，打破線性時空，有若桃花源之美的畫面，化為一片自我鑑照的鏡面，撫慰現代人荒蕪的心靈。畫家的視境由外而內，在海蝕洞中照見無垠的神祕浩瀚，使畫面閃現神秘的靈光，也帶領觀者飛越理性的藩籬，不必思考就直覺面對。

與石頭神交，畫出「萬物有靈」

葉海地〈呼喚 Mana〉(西元 2012 年) 這件里程碑般的代表作，開展出她日後在實相與虛構中相互交錯的「秘境」創作。她的創作密碼即是她多次凝視大自然，與

大自然神靈在靜觀默想中，以美的感知，構築出一種看向內在心靈宇宙的精妙奇幻的意境。

葉海地對被大海衝擊的海蝕石頭特別鍾情，她總是靜靜地聆聽它們，不斷回眸，觀看歲月在它身上蝕刻的印痕，她白天看，晚上看，不同的季節看，看出石頭的多重切割面。而看似如不動的石頭，竟然移動了，且長出了頭髮，布滿了苔衣、海草。她敏銳的觀察力都一一融入畫作中，化為作品中的礁岩、植物、生物等意象。大自然的原始能量在她身體循環，她再反芻於畫面，形塑吐納自如的有機形體與奇幻的色彩。

葉海地自信地說：「據我所知，沒有一顆石頭是不會移動的。它會隨著日月星辰，潮波潮落而決定它要往那一個方向移動。」就如那幅〈慕夏〉(西元 2016 年) 海岸邊，一顆皺折凹凸不平的海蝕石頭凹陷的蝕洞，彷彿張大著眼睛與人對看，畫家賦予石頭生命力，融鑄阿美族的「萬物有靈」信仰，讓石頭「擬人化」，訴說古老的訊息。那幅〈鳴想〉(西元 2018 年) 高聳的岩石，是一顆亙古的巨石，已被海潮雕刻成千道印痕的人臉，額頭上的眉心輪發出與天地間的光耀，似正對著大洋吟唱千年、萬年海潮音。而五彩的天空下，大海中升起夢幻般的奇岩與浪花同頻共振的〈波形羅氏〉(西元 2017 年)。在東海岸，大自然的天雕傑作都是葉海地用心觀看，取之不竭的創作活水，她已與石頭神交。

在荒洞中洞見聖殿靈光

在生活中俯拾即是的美，總是讓葉海地深感臺灣是一座藏滿礦石寶藏的島嶼。有時，她被召喚到一個小海灣，去感受海浪的節奏脈動與自己的呼吸相應和；有時她在岸邊感受海上生明月，岩石釋放夜晚的滿潮生命力；有時她隱身防風林與沐浴在晨曦中的不知名花草對話。於是捲曲舒展，生機盎然的蕨類植物〈夜幕〉(西元 2019 年)，或野地自然生長的蕈菇〈蕈之憶〉(西元 2012 年) 或宛如海上綻放繽紛的海上花的〈秘境〉(西元 2015 年)，都是葉海地與大自然深情對話後，汲取大自然的能量，轉化大自然的形象，以她的靈心慧性，層層塗彩成畫。

尤其那幅〈夜之獸〉(西元 2018 年)，充滿混沌迷離的氛圍，描繪退潮時海蝕洞正上演一齣夜之劇場，黃昏時分從各處集結而來的微小生物，紛紛鑽入滿布蕨類、苔蘚植物的秘密基地，有如歡慶慶典，洞中射出多道之角錐狀光束，彷彿大海中一處瑰采的聖殿。葉海地純任她的心靈感知而畫，捕捉她對大自然的感動。〈純白之島〉（西元 2017 年）描繪小蘭嶼籠罩在霧色的迷離氛圍中，朦朧又潔淨的色彩，透著光呈現南島神秘／神聖的美麗新視界，

她把對友人的哀思化為心中恆存的一座聖境之島。當悲傷沈澱，當祝福昇起，瞬間的靈魂之愛，已成永不褪色的神聖光輝。

葉海地的〈波谷與虹〉（西元 2020 年）是她在冬天看海，感受冷冽的東北季風，襲捲海浪，浪潮下的生物湧動，幻化為有機的造形，表情奇異，鮮麗的色彩，內蘊著靈動的生命力，是她對大海與原始神靈的心靈觀照。她那有如潛意識的超現實夢境，又猶如真實的在世存有，兩兩交迸生輝。〈做一個朝聖者〉（西元 2020 年）葉海地以層層薄塗的壓克力顏料混合礦物彩畫出「海上生明月」的意象，叢叢的海生植物，沐浴在月光中，自然生長，自然繁衍。她說：「作為一位朝聖者，我們期待月圓。」她以向大自然虔誠禮讚的心，由內而外層層透顯而出，畫出有如滿月般的聖潔光輝，耀照大地，自我圓滿的靈視視域。

拉飛．邵馬 〈夢見黑潮〉 西元 2020 年 木雕

葉海地洞察自然的奧祕，自然的景象也水乳交融地在她的畫裡悠悠穿行，意象萬千。她深厚素樸的寫實功力，與奇幻深邃的想像力，在靜思觀照中，演繹出一種潔淨、夢幻，深具特殊質地的美學風格，傳遞著宇宙愛的訊息。

安住在心靈還鄉歸家之所

葉海地與丈夫拉飛．邵馬，兩人都由都會返回部落，兩人都在生命的某一個階段自我覺知，選擇清簡、素樸的生活，因為回歸，讓他們的心傾向原始、自然、單純、純真，也恢復本然的觀察力、察覺力。他們心靈相契，對葉海地而言更是一個生命的轉捩點，東海岸撞擊出她生命的重大事件，在長濱結婚、生子、創作，由一位單身、漂泊的女子，蟬蛻為女人、人妻、母親。

角色多元的葉海地，是否會讓她分心，

影響她的創作生涯？奇妙的是，她的創作不但沒有因此停歇，反而創造力更加旺盛。她說：「專注力更甚於我單身時，有一種內在的穩定感，平衡了我自己，讓我更有力量地去堅持藝術創作之路。」

即使她覺得在東海岸創作是一件非常孤獨的事，但結婚、生子讓她不再漂泊，東海岸的山水透明澄淨，山海無私地滋養她的創作意識，讓她往內探索，內心視野與海洋一般遼闊。她已覓得還鄉歸家之所的心靈安頓力量，停止向外追索，內在的創造力因而無限噴發。外在的風景只是一個觸發而內在的風景更是無限。

靈視的種子落土在祖靈的恩寵中

她以女性的時間觀一步步以藝術築砌希望工程的水泥磚石，就如她與丈夫拉飛．邵馬的實驗平台，由都蘭移至八嗡嗡，再移至長濱三間屋水泥預拌廠，由外往內移，扎根的力量更加厚實。當許多人仍徜徉在物質主義、消費主義的海洋裡，他們卻安住在太平洋的一方淨土。

拉飛．邵馬的〈拾火〉是一件長在大地上的地景藝術，他以諸多漂流木木塊拼組而成的臉孔，上揚的髮絲漂流木，粗細不一，迎風飛揚，有如火焰向上燃燒，燃起生之旺盛力。他認為大地與人一樣有著自己的臉孔，他的「臉」系列由原先仰望天空靜躺大地的〈大地的臉孔〉(西元 2017 年)，到佇立大地的〈拾火〉(西元 2020 年)，他總是以阿美族的原始智慧，謙卑看待大自然，尋求與天地萬物的共感。

當與葉海地一起看海，甚至常在海裡捕魚的拉飛．邵馬，對於大海中的石頭，更有所領悟，他說：「那怕是海岸上最不起眼的一塊小礁岩，都是滋養心靈的主食。」當他的心靈得到餵養後，他可以在一刀刀地重覆、細緻的雕鑿中，不費頭腦，不費力氣地達到內在的平靜。他說：「手工鑿刀的刻痕如海浪的波動，通過重覆的勞動，讓我達到靜心的狀態。」他說他尤其喜愛聞漂流木的味道，那味道牽引著一位漂泊在都會的遊子，重返部落，那味道已內化成他的體味，刻出漂流木前世今生的魂魄，安住他的心。

父母分別來自長濱的真柄、長光部落，拉飛．邵馬重拾孩童的記憶，以〈拾火〉回歸阿美族「火」的生活智慧，在原住民祭典中，族人常以火為中心，進行舞蹈，吟唱，感恩大地，感謝祖靈的火的儀式。西元 2018 年拉飛．邵馬獲得 Pulima 藝術節優選的「海 ． 生」系列，每件漂流木的雕刻造型，一如流水般的流轉自如，流露他對大洋的孺慕之情與對漂流木的情真意

摯。他說：「我創造屬於這片神秘大海裡慢慢生長的雕塑，並持續不斷尋找我自己生命的起源與意義的旅程。」那片神秘的大海，正是他潛意識裡一個無邊無際的藝術大海，餵哺他透過漂流木創作出一個未知的世界。西元 2020 年前後拉飛．邵馬陸續延展出〈夢見黑潮〉、〈臉孔〉、〈海音〉等系列主題木雕，含藏著大自然的韻律波動，與他內在的靈思。

沒有受過學院訓練的拉飛．邵馬與深受學院薰陶的葉海地，兩人在東海岸，以山海的造化為師，拉飛．邵馬回到自己生長的原鄉；葉海地由他國異鄉返回心靈的原鄉，那既是一場生命的尋根之旅，也是分享豐盛的創作之旅。

葉海地有時會帶著丈夫到她的加拿大故鄉去參觀原住民博物館，並與她的原住民朋友分享，交流部落經驗。拉飛．邵馬也會帶著太太去蘭嶼，體驗他出海抓飛魚的冒險之旅，而她則留在岸上觀看等待他們歸來，並與其他達悟族的婦女一起處理飛魚再綁上架曬乾，那與族人齊心同力共同進行一件事的過程，讓來自加拿大充滿個人主義的葉海地，瞬間放下自我，真實感到人的情感溫度與土地的力量。

她由親自操刀處理飛魚，在蘭嶼上山採土、捏陶，到在畫面上畫畫，都蘊藏著她對土地與人及大海的濃厚情感。葉海地有感而發地說：「以前我的藝術是用頭腦去想，來到部落後我更認識到要用內心去感覺，這是另一種創作經驗，也影響到我這十幾年在臺灣的創作脈絡。」

對於在臺灣與阿美族的原住民結婚、生子，對葉海地的生命衝擊可謂不小，然而作為阿美族的媳婦，她表示：「我是抱著學習的心態，我與拉飛．邵馬，兩人都是初次返回部落，很多部落的文化值得我們好好學習，這些都是學校學不到的，我們兩人互相學習，相互成長，共同參與部落，我儘量在自己與參與部落之間，找到一個平衡點。」她謙虛地說：「我在臺灣那麼小的島嶼，但我仍在學習中。」

在臺東長濱，他們夫妻以藝術，傳達他們對土地，對家園的文化認同，也同時傳播人與大自然和諧共生，敬畏大地的祖靈福音。在一段影片中，葉海地在住家附近的海濱淨灘，丈夫也抱著孩子一起撿拾海灘垃圾，一家三口沒有抱怨，微笑面對土地，只因生態與他們的生命已融為一體。

葉海地與拉飛．邵馬，他們兩人無形中都是時代的報訊人，在人生洞穴裡，以藝術召喚每個人蟄伏在靈魂深處的神靈，正如他們毅然以自我捨離的覺知，攜手歸鄉，擁抱大自然，讓靈視的種子落土生根活在祖靈的恩寵中。

拉飛．邵馬 〈臉孔系列〉 西元 2020 年 木雕

參考書目

1. 林靜憶，《心的駐足與凝視，潮起潮落 – 葉凱兒》花東藝術家紀錄短片，西元 2016 年
2. 呂威聯，《秘境中的葉海地》紀錄短片，西元 2018 年
3. 台北當代藝術館，《Pulima 藝術節 – 拉飛．邵馬》紀錄短片，西元 2018 年
4. 訪談葉海地，西元 2021 年 4 月 26 日於電話中